

余立勋老师和丁柬诺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老艺术家。一位是舞蹈艺术指导，一位是钢琴家。丁老师的父亲是著名音乐学院的院长丁善德，他俩的儿子余隆、余赫在音乐界也很有名气。他们家可以称得上是艺术世家。

1997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余、丁两位老师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退休后就住在北京朝阳区温榆河边的一个小院里，院外有几百亩茂密的树林，可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了。他俩常邀我和老伴李老周去游玩。他们的两个儿子，各忙自己的事业，偶尔抽空回来

看望老人。为了不让二老感到孤独，弄来了两只德国牧羊犬“黑背”，给他们起了洋名，母狗叫麦基(MEGE)，公狗叫罗宾(ROBIN)。余老师特别喜欢这两只狗。

麦基、罗宾和狐狸

万学远

有生人靠近院子，总是麦基首先发现，发出第一声叫声，然后，罗宾就冲到院墙边，又叫又跳。麦基就像一个司令员，罗宾听它的指挥。罗宾长得很威武，像小狮子一样，余老师说它有狼的基因。麦基

是标准纯种“黑背”，浑身毛又黑又亮，个子没有罗宾大。为什么罗宾要听麦基的指挥呢？是不是有的狗也“怕老婆”？余老师对我说，是因为麦基先来半年，罗宾是后来的。狗的特

发出欢迎的叫声。罗宾老实憨厚，麦基总要抢它的东西吃。有时罗宾吃完羊腰子后，叼着骨头赶紧走开，在院子里挖一个坑，把骨头埋在里面，等以后麦基不注意时，它再偷偷慢慢享用。

说狗喜欢吃水果，我们开始不相信，后来发现，麦基就特别喜欢吃水果。院子里有几棵桃树，到了结果季节，总看不到桃子红熟，十分奇怪，留心一观察，原来麦基一见桃子红了，就跳起来，一口咬掉。它吃水果，只吃甜的，桃子未成熟，它不吃；黄瓜，它也不吃。

时间长了，罗宾和麦基对我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平时用它们特定的方式对我们表示友好：张开口，对我们哈气，哈出来的气带一股羊膻味，我们也得乐意接受；围着我们的脖子，用身子向我们的衣服上擦，擦得我们裤子上都是泥土；坐在你身边，你摸摸它的毛，摸摸它的脖子，它会很温顺地躺在你身边。李老平时怕狗，见了狗就远远避开，但罗宾和麦基在她身边，她一点都不胆怯。她特别喜欢罗宾，但麦基看见罗宾坐在她身边，就要过来，赶走罗宾，自己挤在李老身边。



丁老师讲过一个笑话：平时，每逢有羊群在院外走，两只狗就在铁栅栏里狂吠，时间久了，羊群也习惯了，不再怕了。有一次，罗宾叫累了，就爬在栅栏上，看着羊群。一只头羊，在栅栏外，慢慢走过来，趁罗宾不注意，隔着铁栅栏，在罗宾脸上舔了一下。开始，罗宾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没一会，它醒过来了，一想，不对，自己受了很大的侮辱，狂叫起来。但此时，头羊已带着羊群慢悠悠地走开了。(上)

蒋彦亭是紫砂大师蒋蓉的伯父。许多人是先知道蒋蓉，才知道她还有个引领她出道的伯父蒋彦亭。其实蒋彦亭不是没有名气，清末民初的紫砂收藏界，谁都知道蒋彦亭的名字。当时的紫砂艺人，通常走两条路。一是拜名师，然后死守着一手技艺，不问天昏地暗，吃糠咽菜地做壶，也不管卖得出卖不出；正所谓穷欲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还有一条路，就是去上海，给古玩行仿古壶、做枪手。民国时期的许多著名艺人，都有在上海当仿古枪手的经历。蒋彦亭当属那些人中的翘楚，他尤擅仿作，所制传器古气盎然。上世纪初上海的紫砂古玩界，玩壶的方家都喜欢陈鸣远的传器，哪怕能得到他的一件仿品。可是，陈鸣远从来只有一个。仿陈鸣远的艺人倒是有一批，但有些人是狗尾续貂。蒋彦亭则是“陈仿”工手里最厉害的人之一。蒋蓉曾经回忆，伯父做壶的时候很开心，壶做好了，在壶底打印章的时候，伯父的心情就像阴天一样了。壶是他做的，却必须打上别人的印章，一会儿陈鸣远，一会儿时大彬。就像自己生的孩子，却要姓别人的姓一样。当时蒋彦亭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每天的开销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只能躲在古人的背影里挣一口饭吃。一个才艺绝佳的血肉男儿，不可能不想着建立自己的功名，既然自己的真名不能用，那就用一些别号吧。什么“志臣”、“鸿臬”、“葵庭”、“访雪山人”。

像顾景舟、裴石民、王寅春这样的紫砂艺人，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仿古茶壶，先后回到了宜兴。蒋彦亭则不然，他跟“铁画轩”有着太深的关系，老板戴国宝不让他走，实际上蒋彦亭早就成了“铁画轩”的台柱子。他的朋友圈子在上海，生活的惯性让他不可能有太多的选择。一个艺人的创造力都有一个最佳喷发期，过了创作的黄金时期，好日子就找不回来了。年复一年的仿作，极大地消解了蒋彦亭的创造能力。到最后，就连起码的自信也没有了。中年后蒋彦亭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人变得非常消瘦，精气神在一天天减弱，老天爷有时就这样不讲情面。蒋彦亭自感来日无多的时候才决定回到宜兴老家去，大上海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吞噬了他几乎全部的青春热血与才情梦想。

后来有方家评点，说蒋彦亭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发掘培养了侄女蒋蓉。据蒋蓉回忆，她9岁时玩捏的一颗紫砂花生就让她她的伯父大人震惊不已，蒋彦亭及时地把那件小侄女的处女作推荐给“铁画轩”的老板戴国宝看。后来，在蒋蓉的一再要求下，蒋彦亭终于带她去了上海。旧时手艺人非己不出传，己出之传，传人不得传。蒋彦亭能够把蒋蓉带到上海，而且一直住在自己拥挤的家中，实际上提供了许多机会，这一点非常不易。在蒋蓉的回忆里，伯父蒋彦亭一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没有堂堂正正地在他自己满意的壶上打上自己的印章。实际上，当年做枪手，全为稻粮谋，他会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是仿古作品，买家明鉴且自便，所以一点也不卑鄙。今天的紫砂“枪手”则不然，虚明明是假的，他偏说是真的，还伪造名家证书、手迹，一副道貌岸然，绝对是在紫砂的金字招牌上抹黑。蒋彦亭们九泉有知，一定会痛心疾首。



台湾溪头森林(速写) 张安朴

历史记住了蒋彦亭，虽然他几乎没有留下打上自己印章的传世作品。人们打开民国紫砂的浩繁卷帙，在满天流星般穿梭的过往人物中，依然圈点着蒋彦亭的名字。大家记住的是他的风范，他对紫砂的忠诚。仅存的资料显示，有个名叫金斯伯格的英国人，收藏了蒋彦亭制作的一只白泥花瓶，这位可爱的老金觉得它非常具有东方审美神韵。当然他并不知道它的主人的真实姓名，因为，蒋彦亭一如既往地隐去自己的名字，署的是“访雪山人”，金斯伯格不会知道，在这个中国紫砂艺人潇洒的雅号背后，埋藏着多么巨大的苦涩。

我们进他们院子前，余老师就要把两只狗关进狗窝，怕狗咬着我们。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就举行了一次“仪式”：我们先进屋里，把狗从狗窝里放出来，余老师陪着我们，从屋里走出来。两只狗就走过来，在我们身上

点“先来为大”。我们进他们院子前，余老师就要把两只狗关进狗窝，怕狗咬着我们。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就举行了一次“仪式”：我们先进屋里，把狗从狗窝里放出来，余老师陪着我们，从屋里走出来。两只狗就走过来，在我们身上

点“先来为大”。我们进他们院子前，余老师就要把两只狗关进狗窝，怕狗咬着我们。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就举行了一次“仪式”：我们先进屋里，把狗从狗窝里放出来，余老师陪着我们，从屋里走出来。两只狗就走过来，在我们身上

点“先来为大”。我们进他们院子前，余老师就要把两只狗关进狗窝，怕狗咬着我们。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就举行了一次“仪式”：我们先进屋里，把狗从狗窝里放出来，余老师陪着我们，从屋里走出来。两只狗就走过来，在我们身上

点“先来为大”。我们进他们院子前，余老师就要把两只狗关进狗窝，怕狗咬着我们。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就举行了一次“仪式”：我们先进屋里，把狗从狗窝里放出来，余老师陪着我们，从屋里走出来。两只狗就走过来，在我们身上

我们经受了“一二·九”救亡运动的洗礼后，在上海地下党的组织下，二十名青少年在夜色沉沉的十六铺码头登上开赴香港的海轮，转道广州，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达延安之后，我进了抗大。后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原红二方面军)战斗报工作。作为随军记者，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的保卫延安。但最难忘的却是一个不算大的文水战斗。

那是1947年元月，我吕梁和太岳部队向采取“水漫平川”战术，疯狂危害人民的阎锡山军展开反击。战斗持续十七昼夜，终于在汾阳、孝义一线歼敌万余。随即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北追歼逃敌。晋绥子弟兵独立二旅和独立四旅向文水推进。当部队经过最熟悉的云周西村时，乡亲们冒着鹅毛大雪，在村口把我们围住。老人大声哭号，小伙子们泪流满面控诉阎军的残暴罪行。

部队和乡亲们拥到观音庙前，北风呼啸着，大雪飘飘着，杀害刘胡兰的铡刀横在眼前，刀口已经卷刃，刀座上凝满了紫红色的血迹。

刘胡兰的妈妈胡文秀赶来了，她面色苍白一字一泪地说：“我家胡兰子死得惨……可也死得有骨气！”在我们眼前立刻出现一个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伟大形象：就在这阴森的观音庙前，就在这血腥的铡刀边上，她向亲人们告别。把

平时喜欢玩的万金油盒交给母亲。然后她转身面对敌人却是那么威严，挺着胸，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粮食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员就是我一个！说吧！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别死！难道你不怕死么？”“怕死的就是共产党！”……

刘妈妈说到最后，喊着：“同志们，为胡兰子报仇！”踉跄几步，几乎跌倒。几个战士赶忙上前扶住。其中有个战士，膀宽腰圆，身材高大，他正是我前几天刚采访过的机枪手王银才。他在晋孝战役中俘虏了十三个敌人，缴获四挺轻重机枪，水文人，共产党员，真不愧是刘胡兰的乡亲和同志。只见这位钢铁汉子，满眼泪水，在铡刀旁边，捧起一块渗透烈士鲜血的泥土，用手巾包好，揣进怀里。然后，他拉着刘妈妈的手，宣誓般说道：“刘妈妈，请不要过分伤心，我把胡兰子为人民流的血保存起来，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为胡兰子报仇！”

2月2日下午一点钟，总攻开始。火光闪闪，大地颤抖，爆破手陈英抱起炸药包，向城丁飞奔。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烟尘腾起，高大坚



赵戈

厚的城门炸开了一个缺口。陈英从烟尘中站起来，高举拳头，向后高喊：“同志们，前进！为刘胡兰报仇！”可是，城丁上敌人的几挺机枪封住了通路，无法靠近城丁。突然机枪手王银才飞快地冲上来，他挺身端枪毫不隐蔽地向敌人还击。于是，敌人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他那里。王银才见敌人上当，就对陈英喊道：“陈英，上！”陈英乘机炸开第二道城门，部队汹涌而入，震天的喊杀声在城内响了起来。

我随部队冲上城墙，看到王银才倒在冲锋道路上，头部负伤，鲜血滴在他胸前鼓起的口袋上，口袋里鼓舞他战斗、给他无穷力量、被刘胡兰鲜血浸透的家乡的泥土……我把王银才交给卫生队后，在城墙上看到，街道上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士跃进的身影，到处都是惊慌溃乱的敌人。远远望去，文水中学——守敌指挥部的上空升起了投降的白旗。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正指在下午一点零五分。五分钟啊！五分钟攻克文水，全歼守敌！（包括杀害刘胡兰的阎锡山军二一五团）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战斗。当时，通过军用电台，我发了两条电讯：《刘胡兰英勇就义》和《我军五分钟解放文水》。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行，世人的目光自然转向了英国，其实，这一年，BBC成立90周年和狄更斯诞生200周年纪念，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对我来说，BBC的纪录片很精彩，而它改编自文学名著的电视剧，因洋溢着浓郁的英伦古典风味，深得我心，比如简·奥斯汀、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作品；当然，狄更斯的剧集，一样引人入胜。前些日子，整理影碟，发现我收藏的BBC狄更斯剧集，除了《小杜丽》(已在本专栏评述过)外，居然也有8部之多。在这个炎夏，躲在空调房间里，晚上接着白天，一部一部看将过去，哪还觉得暑气逼人？

我最早看的狄更斯小说是《艰难时世》。“文革”结束后首次解禁外国小说，我通宵排队买到的一堆书中，就有这一本。为什么最先出《艰难时世》?可能当时认为它批判资本主义的锋芒更直接，更犀利。狄更斯在我们上大学时，就一直被冠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头衔。其实，他的小说，远比“批判”更丰富、更宽广。不怪乎，他的小说一再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大卫·里恩拍过黑白片《雾都孤儿》《远大前程》(又名《孤星血泪》)，后来，罗曼·波兰斯基也拍过《雾都孤儿》，就是BBC自己，1999年拍过《远大前程》，2011年又新拍。经典，总是要随着时代，不断被发掘、被阐释。

在《双城记》里，狄更斯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我们可能拥有一切，也可能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走向地狱……”狄更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样矛盾的时代，在经济

意大利设计师安娜的家坐落于佛罗伦萨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区，毗邻米开朗基罗的故居。去年底，当我抵达该地访问时，便应邀去做客。那天，安娜开车接我沿着满目秋色的山道盘旋而上，她的丈夫乔万尼则等在门口。这个家，建筑古雅洋存、宽敞毓秀。在喝完一杯浓郁的咖啡后，主人便提议到野外散步。于是，我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闻着果香一路漫游。途中，安娜陪我随意摘取让人垂涎欲滴的柑橘、苹果与柿子，不一会我俩就“果腹”便便。就这样，

看到在一张巨大的工作台上仍摊放着几份未完稿的设计文案，而旁边的一本台历被永远定格在1985年的某一天。通过安娜动容的表情，我领略到这是一种见微知著的爱。

当晚，安娜亲自下厨房，用自家种的果蔬招待第一位到访的中国客人。当我们入座时，一只硕大的鹦鹉飞到了安娜的肩膀上。乔万尼说，这只鹦鹉从1945年起就跟随主人。每当有来客，它就学主人的腔调与大家打招呼，并摇晃着脑袋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最有意思的是它还会用爪子掀起一把勺子进食，俨然成为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

餐后，我有幸参观了安娜夫妇艺术收藏品。在诸多的绘画作品中，那幅挂在书房的油画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只见画面上群体人物的表情愤怒，每个人都举着双手向天呐喊，而四周涂满了灰褐色。安娜告诉我，画家是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当年的生活非常凄苦。她的父亲为了资助她，就买了这幅画。而不久，作者就悲愤离世。听完如此叙述，我在画前驻足良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个不屈灵魂的呼唤……

客厅一端，乔万尼为大家沏上晚茶。安娜饶有兴趣地介绍了有关佛罗伦萨每年举办文艺复兴专题研讨活动的情况。“中国的文化是一座长城！”安娜用双手比划着对我说，“文化的长城属于全人类……”

要离开安娜的家，真有点依依不舍。从进门那一刻起，我仿佛驶入了一个情感融会、满目丹青的文化港湾。从这里，我们可以让生活汹涌世界，在激流勇进中迎接每一天。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文化全盛的大英帝国，掩藏着种种腐败和罪恶，贫富差距明显，一方面，是贵族奢侈的享受，另一方面是平民悲惨的生活，欠债、失业、饥寒、贫病、死亡……狄更斯童年时，父亲因债务入狱，自己又不得不去做童工，所以，不幸的境遇，给了他切身的感受。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的小说，总出现犯罪、监狱、逃犯、小偷。在变革和动荡的年代，美好与丑恶，正义与邪恶，人性的善与恶，互为交织，互为纠缠，并引发思考，这让狄更斯的作品，富有更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回到BBC剧集，它一向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原著，和其他改编剧本相比，它更为完整。狄更斯是讲故事的高手，当他的文字转化为影像，我们看到了极为鲜活的场景：阴沉的伦敦街头，浓雾弥漫的天空下，浑浊的泰晤士河畔，黑臭的监狱里，围绕着财产、遗嘱、财产争夺的阴谋；《大卫·科波菲尔》是个人的成长史；《荒凉山庄》从一桩官司，引发了一连串事件；《艰难时世》揭露“人生由金钱交易而成”的丑行；《双城记》讴歌为爱献身的精神；《远大前程》里，一笔额外的财产，一段爱恨交织的故事；《我们共同的朋友》波涛汹涌的河流，携带出一具尸体，一个秘密……确实，追寻真相，渴望

结局，和人物同喜同悲，艺术的魅力迫使我们不能自己，无法自拔。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狄更斯的剧集，都是通俗剧，故事好看，叙事传统，场面调度中规中矩，不玩手法，不花里胡哨。虽然情节复杂，线索纷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可我们观剧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有些意犹未尽，看电影看到这个份上，还真是不多见。

清风无奈

徐风

蒋彦亭是紫砂大师蒋蓉的伯父。许多人是先知道蒋蓉，才知道她还有个引领她出道的伯父蒋彦亭。其实蒋彦亭不是没有名气，清末民初的紫砂收藏界，谁都知道蒋彦亭的名字。当时的紫砂艺人，通常走两条路。一是拜名师，然后死守着一手技艺，不问天昏地暗，吃糠咽菜地做壶，也不管卖得出卖不出；正所谓穷欲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还有一条路，就是去上海，给古玩行仿古壶、做枪手。民国时期的许多著名艺人，都有在上海当仿古枪手的经历。蒋彦亭当属那些人中的翘楚，他尤擅仿作，所制传器古气盎然。上世纪初上海的紫砂古玩界，玩壶的方家都喜欢陈鸣远的传器，哪怕能得到他的一件仿品。可是，陈鸣远从来只有一个。仿陈鸣远的艺人倒是有一批，但有些人是狗尾续貂。蒋彦亭则是“陈仿”工手里最厉害的人之一。蒋蓉曾经回忆，伯父做壶的时候很开心，壶做好了，在壶底打印章的时候，伯父的心情就像阴天一样了。壶是他做的，却必须打上别人的印章，一会儿陈鸣远，一会儿时大彬。就像自己生的孩子，却要姓别人的姓一样。当时蒋彦亭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每天的开销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只能躲在古人的背影里挣一口饭吃。一个才艺绝佳的血肉男儿，不可能不想着建立自己的功名，既然自己的真名不能用，那就用一些别号吧。什么“志臣”、“鸿臬”、“葵庭”、“访雪山人”。

像顾景舟、裴石民、王寅春这样的紫砂艺人，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仿古茶壶，先后回到了宜兴。蒋彦亭则不然，他跟“铁画轩”有着太深的关系，老板戴国宝不让他走，实际上蒋彦亭早就成了“铁画轩”的台柱子。他的朋友圈子在上海，生活的惯性让他不可能有太多的选择。一个艺人的创造力都有一个最佳喷发期，过了创作的黄金时期，好日子就找不回来了。年复一年的仿作，极大地消解了蒋彦亭的创造能力。到最后，就连起码的自信也没有了。中年后蒋彦亭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人变得非常消瘦，精气神在一天天减弱，老天爷有时就这样不讲情面。蒋彦亭自感来日无多的时候才决定回到宜兴老家去，大上海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吞噬了他几乎全部的青春热血与才情梦想。

后来有方家评点，说蒋彦亭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发掘培养了侄女蒋蓉。据蒋蓉回忆，她9岁时玩捏的一颗紫砂花生就让她她的伯父大人震惊不已，蒋彦亭及时地把那件小侄女的处女作推荐给“铁画轩”的老板戴国宝看。后来，在蒋蓉的一再要求下，蒋彦亭终于带她去了上海。旧时手艺人非己不出传，己出之传，传人不得传。蒋彦亭能够把蒋蓉带到上海，而且一直住在自己拥挤的家中，实际上提供了许多机会，这一点非常不易。在蒋蓉的回忆里，伯父蒋彦亭一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没有堂堂正正地在他自己满意的壶上打上自己的印章。实际上，当年做枪手，全为稻粮谋，他会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是仿古作品，买家明鉴且自便，所以一点也不卑鄙。今天的紫砂“枪手”则不然，虚明明是假的，他偏说是真的，还伪造名家证书、手迹，一副道貌岸然，绝对是在紫砂的金字招牌上抹黑。蒋彦亭们九泉有知，一定会痛心疾首。

历史记住了蒋彦亭，虽然他几乎没有留下打上自己印章的传世作品。人们打开民国紫砂的浩繁卷帙，在满天流星般穿梭的过往人物中，依然圈点着蒋彦亭的名字。大家记住的是他的风范，他对紫砂的忠诚。仅存的资料显示，有个名叫金斯伯格的英国人，收藏了蒋彦亭制作的一只白泥花瓶，这位可爱的老金觉得它非常具有东方审美神韵。当然他并不知道它的主人的真实姓名，因为，蒋彦亭一如既往地隐去自己的名字，署的是“访雪山人”，金斯伯格不会知道，在这个中国紫砂艺人潇洒的雅号背后，埋藏着多么巨大的苦涩。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

找到了救星新四军。